列傳第三十七

特進臣魏徵 上

孝義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

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臣夫匹婦行之於閨閫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異即方貴拳闕稽古之學無俊備之才盖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篤於天性勤其四体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志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庶雖成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長而好學解屬文親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於墓次員土成墳公卿重之多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齊宣王聞嘉歎旌表其閭號其所住為孝終里中書令河間刑邵表為之孝報彭城王攸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

府東閤祭酒兄仍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上時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迁中書舍人尋轉通直散騎侍郎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載師下大夫宣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幽薊俄而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還鄴尉迥將為亂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潜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疾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除轉吏部待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觀國公仁恭之子也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吊焉復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

知在窮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眷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復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入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陽公冑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喪父早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尋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國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廣城侯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屯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後其疾濬貌甚憂奉親故弗之識也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于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東墮指舁血灑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賻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故謂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

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
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謨曰吾
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造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
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禀母氏聖善之規爵
忝褒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
而弥篤服膺教義愛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
三年矣雖官非閑達祿喜逮親庶保期牖得終色養
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庐靡申
哀訴是用扣心泣血霣氣摧魂魄若也既而奢臣曹深
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
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窴遠在
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輩得與汝面訣
足死待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
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
聞尚祖為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
功侍郎薛濬睿哲淵深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
宿勤謇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
懷爰酹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

雲歆茲榮渥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
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
有角及足召諸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
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
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
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
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
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
辯太尉頒火倣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頒分賞
於荊州遇元帝為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為陳
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
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
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
平蛮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
之召與相見言畢而獻款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
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

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即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棺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尽流血咎之曰其為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且緩鍾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為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為高祖所召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頗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

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縣十也粟五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鳥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持書御史郝彧迹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

紐回

紐回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房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声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樹復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為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閨門皆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舡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敲擊舡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

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避坐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奏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爲泰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成性廬於墓側每冬不衣綿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大喧噪其往普林哀臨太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一鵰巢其廬前梧樹每入其廬馴狎鵰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輒監宗衛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彦性至孝父毋寢疾輒終日

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干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六哀慟歐
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仰絕雪行四十餘里單纏
徒跣號踴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感之流涕後甘
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異鳥馴狎廬前芝草叢生
廬舍旁產連理木之官值羣盜蜂起賊即格謙孫宣稚等十
餘頭聚衆於淳海時有勅許其歸首謙等懼罪不敢降
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
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

攻陷縣城德饒見害其弟德召收葬之及義兵大舉
未忍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將禮之及義兵
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召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
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贈子崇官以令德
召爲從事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
爲養甚母遇患秋容貌憔悴髮頴髮頴皮州里咸嗟異
之及母終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

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孤皮
郡縣大獵有一兎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
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兎常伺廬中馴其左右
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降使勞問表其門閭
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
人賴秋而全者甚衆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俠相尚唯孝
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

門若肅所平論之爲孝肅所屈未引決而退者
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母畫工圖其形
像措廟晨夕而定省焉朔望晝寢夢母至孝數十年
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
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暑
縗絰疼骨立祖父母父母墓在百丈成墳廬其墓所
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
五經河朔間耕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
亦葉孝肅孝焉

史臣曰昔者孔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言屋室之下而彰師道曠或家傳纘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貴士成墳致毀滅性雖喪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鄧書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真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義感興實亦足稱也紀同劉瑀之倫翟林華秋之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伏於廬墓非大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隋書七十二卷

特進臣魏徵　上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

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
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爲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
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
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
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
下吏存苟免竊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
暨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并徧天下綱紀弛
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彊於剥割絕億兆之命
送一人之求若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
綱紀抑欲攘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
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爲之
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爲況於上賞
其數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彦先等立嚴察
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没
而不忘寔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行事以繫
循吏之篇爾

梁彦光

梁彦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

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先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
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言
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先憂瘁不知所
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先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
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
略涉經史若門規檢治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時年十
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納言大夫母
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以其毀甚嗟歎
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為御正
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宮
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
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
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齊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
為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
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
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先謀覆
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康慎之譽聞於
天下三載入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

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先前在岐州其俗頗質少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又居相如部岐州法鄰鄙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謹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先言於上曰臣前非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餉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委採訪請復為相州以紓勞謂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下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嘿笑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境大致太齊二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賈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俗訴訟管之數十端千變彥先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當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訟以草具及大比當舉

行宴賓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贈之時人是人皆起勵風俗大改有滄陽人焦通性酗酒晝夜禮闕為從弟所訟考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二百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考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寧定書曰嘉

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徵拜工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少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為盡龍道集討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謙文謙不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柱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小字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

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卓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
屬尚氏專權將謀異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
齠齔遂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
高氏所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
置左右尋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
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
外禁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後齊王憲
引爲園客甚見盼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叔略因事啟
兵謀憲嘗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伐齊叔略部
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公
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
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
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
迴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爲
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
在州數年甚有聲譽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
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
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爲之

語曰智無窮者須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頻楊素亦禮遇之叔略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裁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亭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洛陽人也父謂魏少好學有行檢周齊王引為記室參軍州治中高祖受禪聘齊郡君為有能名甚悅其家軌遣人參拾遺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詐之物不願侵人波壅宜以為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特賜衣著部陽公梁主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淚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

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執授而飲之既至京師
詔與音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爲原州
總管上見蔡羊少以軌法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
訪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
遷硤州刺史撫綏前妻甚有恩惠孝轉壽州總管長
史劳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
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
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並先名

苏恭 懿

苏恭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叡齊吏部尚書恭
懿性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
歷平原令齊亡不得調尉迥之
亂恭懿頓高迥敗發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
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
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粟三百石恭
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朝朝
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薦

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懷慎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敬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親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宜知我意今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替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

班條校部宜允僉屬委以方岳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累遇之當秉采當仕進歲餘二人朋黨曲相薦舉上大怒下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上長史兼行參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焉庫後歷

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輒減俸祿爲饘粥隨給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詣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願望八十而過

文王臣臨七十而逢陛下上甚從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絜己耆宿不衰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爲稱首宜升戎秩兼進階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遵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始單騎到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饗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

務其後請致事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
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涼州
刺史賜以馬鞍轡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
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識曰康身死之日
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
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
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
選良家子在太學生又
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
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
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
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令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
三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
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旬校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
高祖嘗曰唯我公義奉國誠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
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

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
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
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
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
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甘飲食於是悉差方
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着前汝等之
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
死病兒復安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歡謝而去
[illegible]就使君其家無親屋留[illegible]

相慈愛此風遂革人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全
史下車先至獄中囚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
決斷咸盡其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
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
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
也荅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
有縶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
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輒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
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沒至于

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裴矩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以告寺丞年追充揚州鉅鹿太守王暕恣部內官吏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表官吏人守闕訴宰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開府儀同三司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暱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冀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邛

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黎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輦驢車贏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千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

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迎留守李綱編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於

衮以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綯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綯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豳州長吏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

爲天下聲言之狀南徼林邑北盡流求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爲時左胡衛大將軍宇文述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

益明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轉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曜

劉曜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

爲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訟訟者輒丁寧晓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緑賑施窮之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絶息囹圄蓋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爲臨潁令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其狀上召之文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甚矣殊獎何以爲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苐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初到官未幾會有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蒙陽哀其辛苦慈哀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罰加捶笞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知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伽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掬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已必不敢違伽於是忘脫其枷鎖捉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

吾當令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
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
流人并令攜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蒙覆性感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
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
新離德政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
所以獄訟不息流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生民思
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
意誠心宣導參等咸悟同社憲司明是非之人非
敎良吏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
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
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
史因家於蜀父毗魏彭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
馮翊書佐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
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
郡縣干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

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
擾稱爲入治于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
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深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與
郡城營壘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檀責晝夜喧囂
器械必盡脩繕微發於人私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
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宜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煩縣使百姓
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轉館陶長
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曰及其事甘數歲流涕語不成
聲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弃勵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
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請留德
深若訪訟訖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
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章霽杜敷王等至兩縣詢使
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
陶衆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實藏深害其

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
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
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
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丈餘里汝
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
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
心如此後與賊戰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時有樂陽令勃海高士衡蘭令彭城劉高城皐令弘
農劉熾俱有風德大業之末長吏多贓汗衡高及熾

史臣曰古語云爲吏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
使靜水平則不犯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
易俗移風敦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
彥先寄情內懷真道至誠待物改得所居而化所去
見恩至於罷茂之過悉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曜
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
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誠哉斯言信
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貴遂流亡於道

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輒秩前酌水餞離清矣

隋書七十三卷終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四卷

特進臣魏徵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

路惛乎柳儉李管妻子不贍與趙轨秩前酌水餞離情矣

隋書七十三卷終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四卷

特進臣魏徵 上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

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
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
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
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垂教義或
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
至炎威行郡國力折公侯秉傳賦人採丸斫吏者所
在蔑聞焉無竇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
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
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傷殘若其下者
視之如鼠鹿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淺而
好善加人之罪輕非扶惡其所益厚多在無辜察其
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敢除繩之志肆殘虐幼賤之
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也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
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
齋龍衰對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
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

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陵縣子
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
嗽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坐送還京
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
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
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
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綿
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
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
摘姦隱長史庾布分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
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
至嶺南過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
文上文聞之令人潛捉櫺捶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
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奇
其才各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
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

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陵縣子
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
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一百送還京
僮隸無敢出詣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
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服戰道
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
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綿
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
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

牒來慶慮長吏尽布分粟之贓無所寘貸得千餘人而
去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
至嶺南過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
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提擲棰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
兆韋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善
刻嗇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
蝮蛇瞋長史令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
之去猶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士文謂
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車

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上文
從父妹爲齊氏婦有色齊威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
爲妻覽妻鄭氏性妒嫉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
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君明居母憂奪以
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未繼親友
無内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馬朔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

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奉勇絶人周明帝時
等十人於都督顯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
猛人吏重足而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
跡奸訛不行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
都縣公邑千戶拜延州刺史從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
爲涇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祖總百揆刺逆作亂
鄜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
及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之外必
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

親眡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
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鬱上北樓以暢鬱思式知
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忤上其衣衿
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捧殺之或密發贓部
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器械令其苦
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
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
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訓怒唯
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板欲以自殺回又不
與陰遣所侍僮竊市毒藥妻孥奪而弃之式恚
卧其牙前流涕曰人既是朝廷
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坎壈者多矣旋復升用大
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數然而起抽刀斫信信
遂走避之刃中於閾上式之兇爲暴已之深復其官
爵尋拜廣州都督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
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

親昵無所容貸其家屬亦
宜無出外宜久之不得還編上比隣以相
之若宜五十甘其所愛若宜百甘其衣物
揮袖拂去之或以為慢已立捧殺之或
內劫盜若能捕輕重悉赦仍賜職事
每赦皆到州式
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所謂除名為百姓式斯之謂不食妻子云其
待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容中宗嘗以白
書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
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斂然而起抽刀斫信信
遽走避之刀中於閾上宏之以式為累已之深復其官
爵尋拜廣州都督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倫周大將軍榮性剛
嚴有武藝仕周為內侍上

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
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
上柱國還青州揔管榮在州選絶有力者爲伍伯吏
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棄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
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伏
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榮以母老請每
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公作詩以
餞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揔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
入大湖取吳郡既破卅楊吳人共立蕭巋爲主徂兵
於晉陵爲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
之巋敗走榮所執晉陵會稽泰平檢校楊州揔管
尋徵爲右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爲行軍揔管屯幽
州毋憂主職明年起爲幽州揔管榮性嚴酷有威容
長史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爲著姓榮皆
署爲吏文字以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
飲噉自若當按部道以貝丱見叢荆堪爲箠命取之輒
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
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者之榮

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笞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
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捨其室而淫之貪暴放
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
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枚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
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
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
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粮弘嗣
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
郎劉士龍馳驛詣問奏榮虐毒非實又贓穢很藉遂

徵還京師勝死先是榮家寢室故有一蛇之怪有子
諫之榮怒曰大丈夫寧能死於蛇牀下乎遂不之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烟周大將軍仲怡性麤暴
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段韶先於姚襄
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斛律明月於洛
城苦鬥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出宿衛建平齊之
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殿伯中大夫王
謙作鎮仲卿使在利州即被徵管兵赴

曰忠遠當祝有過邪榮種如舊榮每巡省農桑問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捨其室而淫之會慕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厚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忽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粮弘嗣飢餒抽衣與雜米肉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郎劉士龍馳驛詣晉陽奏榮虐毒非常又贓穢狼藉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斗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幾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

守爲諫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諫平
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
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從河間
王弘出智關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
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
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
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摠管于時塞
北盛興屯田仲卿摠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
掌撻其脅背或解衣倒臥以鞭杖之百姓畏懼遂

多克獲由是收穫咸廣邊戍無鈔暹之患突厥
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聞其骨肉遂
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
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
民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頻指白道以擊達民所部至
頭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孟山與虜相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
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
會高頻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慶白道踰秦山

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勲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朝廷慮遠頭掩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北破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恣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也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

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官吏坐者大半上以為能賞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斤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書事其年卒時年六十四謚曰肅贈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 弟弘昇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授都督

累及大都督時大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掌與訓起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動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淆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久而遲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功最以開府儀

動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

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摠管例封國公弘度不
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下一等爲武鄉郡公關皇
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摠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
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爲秦
孝王妃尋遷襄州摠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棰
罰吏人龍言竊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
盜賊屏跡高宗嘉之蕭琮來朝上以弘度爲江陵摠管鎮
荆州弘度素與琮叔父巖擁君人以叛弘度追之
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荆州平陳之役以行軍

摠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千段高智
慧等作亂復以行軍摠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弘度
與素意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
素言多不用素亦遣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
軍摠管以備胡無虞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
尚爲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
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怒無得欺誑皆曰
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
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

未食鹽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候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茹二升艾不逢屈突蓋突蓋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棰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豫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慙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即立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蓋東臺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黜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拍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降病而

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吏人多犯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肆虐於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數為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種楚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要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數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也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廣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長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蠻帥冯暅帝嗣位徵爲光禄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刳木爲大桷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歐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慴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飛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違忤者輒皆笞復面於地而笑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潘狀非童男女著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囚繫爲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人善意馳鐵騎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啖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苛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

士文等運屬欽明時無雄桀點未閑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黍纍或憂慼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孚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隋書七十四卷終

隋書七十五卷

列傳第四十

儒林

特進臣魏徵上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鑒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

見珍於彊埜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
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
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紹營河朔
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大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
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詁奥義宋
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
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
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
學深蕪穢其枝葉若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
殊方同致矣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
必鄣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敝於當今而皆
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
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
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
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弃於草
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

所以儒宇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
士如林燕起稷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
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
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撡
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黃旌皁以禮之設好爵
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驟不軌集焉
天子乃整萬乘之容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
士聲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覈異
同積滯羣疑渙然氷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父被誅奔於梁宣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父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耳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詰責雅雅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

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發朕心賚綵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傾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端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頻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陳蘇威恃愎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作牧

穆者唯獨高頻一初然之及頻得罪上以善之言為頻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

拜中書侍郎及開閤帝受禪彥之與火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戶宣帝即位拜火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洛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三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辛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應聲荅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塲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塲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周義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無誠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臣夫子有云不讀詩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周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敏言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寧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譬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無誠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

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每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每又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堯舜受上賞敬賢蒙顯察今之舉人良異于此無論賢愚心公私崇高則起家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部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庶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沈滯屈辱證言必怒挾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

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
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
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
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今萬乘大國
髦彥不必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
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慮德量
力既無治理之術又乏公平之心或不盡愛
深責望任事之臣不多亦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
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
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
如范威偏刻十載不成趙明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滔
迂誕費力費逾合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當
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涇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
星位前已蹂音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

訪勿使朋黨路開感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
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
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
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
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
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
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堪德量
力既無以辨論之能自負俾滋才人氣不盡
深責望雖曰不然顧不多哉斯龍任輕彼權軸好致顛

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
才參掌使各行奇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
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
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
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明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滔
迂誕醫方費逾倍萬徐道慶廻互子午糜耗飲食當
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涯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
星位前已蹉盖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

大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奏毗邀射名與亹厚相誣罔
請令日已後有如此者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
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
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傳巖落水之氣以
此激上書奏威大衒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文與妾
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妾不慮無悖士妾應聲曰
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上令妾考
定鍾律妾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
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
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
二一曰鼓聲二曰正聲夫鼓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順
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
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
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
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
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
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

戒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雅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僎之能知

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世傳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滅瑟六十五弦伏羲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

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奏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廣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魯得魯韶樂海岱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懈三調悉度僞齊永雖知傳受得曲而用之

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
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追遺果云是梁
人所教今三調四懈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
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往取其會歸
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是命琴傳雅
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懈曲名及製歌
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亦悉附
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鼻作清平瑟三
調聲又作八佾鞮鞻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
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蕤賓黃鍾妥又以深垂古音乃
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為秘書
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
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從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之
為刺史簡勒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下許
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威等修定律令妥與諸儒
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輒之短高祖下
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
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

愷侍郎薛道衡等比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矣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

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諮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眞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
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尚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
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
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
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
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高世廉薦
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
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
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
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甲乙者怪問之
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
持其所短攻其所長博士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
也於是酒罷令暉遠考定之暉遠操筆便下初無疑滯
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出皆有所據義皆辯通博聞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
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
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
詔詢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
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

寇淑女鍾鼓樂之此即士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贈賻甚厚贈官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授太學博士時人甚為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二十餘年二比書著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公卿之短黑奴劉祖仁未幾不知所在籠張士貴其狀並見坐訣孔籠張祖親幸國子學主公卿已下畢集光乃應詔講禮度發章句折疑滯雖顧解非後輩能安生深感其推服上嘉而歎之賜馬四匹二禮學者自是生後進宗光又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之長安後數年子母真交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

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煥

劉煥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治郡功曹煥壁額龜背量書過視遠聽敏洗深弱不好弄戲與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明受易於同郡劉兆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常閒讀於是城能安生皆不及煥軌思海岱多士煥獨博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衣食不繼妻妬也遂以傷學知名為州博士刺史趙駿引為從事與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

國子博士義證博洽仍直閣下省以待顧問儀除員外將軍依舊領著作撰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李宏為設酒食會諸儒生宏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義吏部尚書羊弘國子祭酒元善博士喬肅該何晏文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賜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煥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連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宏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宏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

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
述爲務教授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
章筭術周髀七曜歷書大衍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
山海之術莫不窮其根本窮其祕奧著述極十卷曆
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
煒故時人爾二劉焉馬天下多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
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
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喜於財不行求
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煬太子勇聞而
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
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與校書籍
王以罪廢煒又與諸儒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
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
國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冑茂多不同被駁不用
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
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焯明視日不眩強

記默識莫與為儔左書畫方右書圓口誦日數百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亮引為己曹從事後刺史李繪著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勅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墨書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偏置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史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宰注凡十三家鉤義有精粗並附己情言周易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雖妙至於人公私文翰未嘗留意手書不過數紙筆劄微妙自謂不減鍾繇王羲之朝廷每有詔誥言美皆咸誦於心天文律曆深用功著少史令子文集嘉言善行為人所稱試守朝邑令百姓懷其德政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錄王莽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勅吏卒州既而配為帳內每使

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與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
爲鹽塗以自喻及蜀王聞廢雖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
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親大夫降
一等今之士庶國雖不同之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
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
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
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
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
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
之薄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
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
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末國
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
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
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高祖之世
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
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
品妻無得假雖七品者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

學官及流外給廩皆減半
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劉宮感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終考黜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案恣府寺之任掌要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皇寧舍人事倍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餘

若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
曰事動長官簡辟受
敏天下之官悉由吏部銓介之途皆委功其繁
也省官不如省事事省官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
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稟炫
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大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
任還至長平奉敕追前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
之歸于河間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
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饑饉不得

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
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咲
從昆徒以日並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
遺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
殆又餘啼薄言留臆貽及行萬傳示州里使夫將來
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
慈親所怨棲棲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稷楚弗之
及既暨平敢叙邦族交結等隶重物輕身先人後已苟
在幼弱樂參長者愛及考言文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
厭誨則疲倦而不倦幽閒寡欲內脩堂亟顧
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惟者一生平愚敝家業貧
窶爲父兄所徴厠楷紳之末遂得登侍貴兄與語親談今
古小善善於立園虛名閒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
間深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靦城旦之言名不挂
於台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恧實多啓手啓
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震動神春以此卑
賤每升天府亲鏗驥驟比翼鵷鸞綵細素於鳳池記
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次詢臺公庭禮殊恩增榮改

價其幸二也晝涌方盡大奎已喪退反初服歸骸故
里號交史以怡神閑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
沼緩坂代車無罣爲晉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
道教之陵遲踰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
典聲塵政僻謬修撰始畢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
世路未夷豈校晝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
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
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憑炫郡官
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催未幾賊爲官軍

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後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參
恐福後譖遂閉門不納是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
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煩
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時爲執政所醜由是官途
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
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
二卷孝經述義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
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箋述一卷並行
於世

褚輝

價甚高士元書漏方盡反初服歸骸故
里王既卒文以祭之祠於故鄉觀者皆嗟歎焉
沼緩於代卓犖不羣四也仰休明登庸不
道教之陵遲見風俗之變化覽典墳傷墜言之
典殺摩滅儒林之業廢通人願述不我與
世路交喪豈慨然哉五也
衡恨若遠害若公平士深識一步輒止郡城
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之書郡城長吏
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劫過城下使呼郡官軍
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
恐都後遂閉門不納是時夜水寒因此凍餒而死
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煩
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時為執政所醜由是官途
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
二卷孝經述義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
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述一卷並行
於世

褚翜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爲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抗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抗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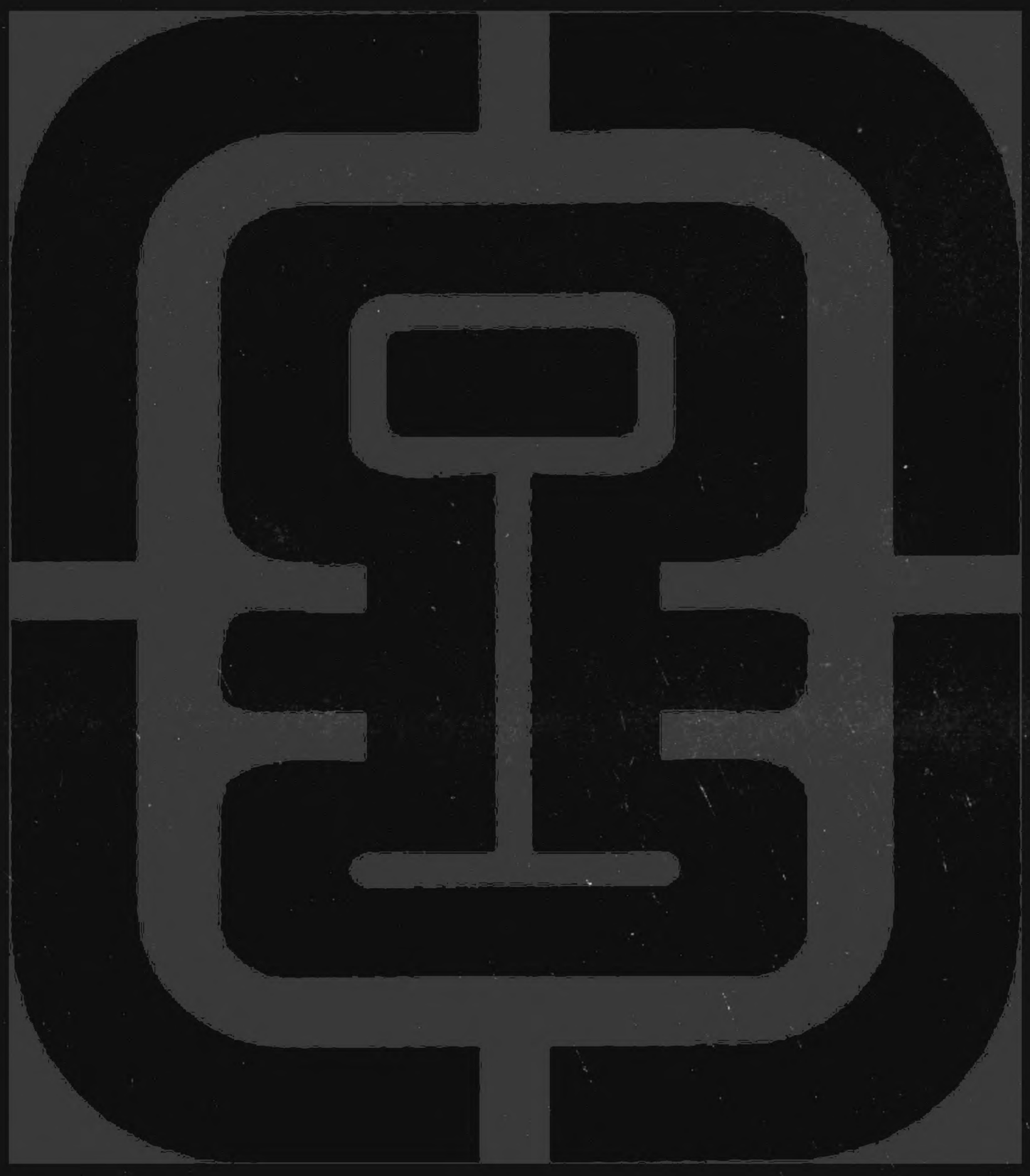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備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脩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

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蝥螫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体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慶況懷抱之內水火爍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縅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驗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纔於拭足待越人舟楫求魯匠雲梯則懸餌垂高禰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以一介貧人七尺孱軀而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叨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遠關關山遙遠齟齬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乎金石營魂且散恐筮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矣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晉滯南史終無

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寧之
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一萬者誠賢之臣
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
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鈴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
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
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君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
耳目之明無手足之慙憚而弗為孰知其解大官或
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
見圖安能無妄儻病未及死杜還克念汗寤愁之簡
屬誰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
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
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判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
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注
尚書及詩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体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
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声後嗣者其唯學
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
遂能聞道下風稱珎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

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泛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爽神情整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為直失儒者之風嘉賓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擯廢無所知時不我與或終登於下士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終登於下士或餒弁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炫其如命何